

一位中國媽媽因9歲兒子的英語學習問題來找我幫忙,我回答了問題,還和小孩聊了幾句。後來媽媽讓孩子給我寫了一封感謝信,說通過這封信,讓孩子向我保證要好好學英語。信是這樣寫的:

寇蔻阿姨:

謝謝您在百忙之中和我談話。您的這些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,讓我受益匪淺。我一定好好學英語,將來長大出國留學,像您一樣讀博士,做祖國的棟樑,為國爭光。

這個孩子在和我聊天時,可以很正常地說話,很開心地笑。他說自己並不喜歡英語,愛看漫畫,還和同學一起畫漫畫。比起感謝信,我更珍惜孩子邊笑邊對我說:“我那天畫了個叫‘囧’的調皮鬼,它只要飛到你的褲子里,你就會放又響又臭的屁。我和同桌都笑死了。”

可孩子只要和我說到漫畫,就會被他媽媽打斷:“你都那麼大了,看什麼漫畫!快把英語方面的問題問一下,學英語比看漫畫有用!”

可能就是從這些不被珍視、尊重的愛好和心聲開始的吧,孩子在父母面前一點點隱藏自己,不再說真實的“孩子話”,而說出讓大人喜歡聽的話。

上次去巴黎,在聖母院前看到很多遊客在搶佔最佳位置拍照留念,包括一隊中國遊客。一

個八九歲的女孩站在這座美輪美奐的建築前,抬頭向上專注地看著什麼。突然傳來一個焦急的女聲:“你在幹嗎?快過來拍照,快點!”“媽媽,我在看頂上的雕花,那個紋路……”“看什麼看,快來拍照。你要看雕花,讓爸爸拍下來,你回家在電腦上想放多大就放多大看,想看多久就看多久!”

小女孩跑過去了,她媽一把拉過她,面對著大汗淋漓舉著相機的孩子,爸爸說:“看爸爸,笑!多拍幾張!”本來還是一臉不耐煩的孩子媽,那間對著鏡頭笑靨如花。拍完後,她似乎忘了讓孩子再去看看頂上的雕花,更別說讓孩子爸拍一張建築照片了。



說“孩子話”

心想教育好孩子的母親,為什麼就不能多給孩子一點空間和時間,讓她用自己的眼睛看巴黎,用自己的語言描述巴黎呢?難道非要千篇一律地寫:“爸爸媽媽帶我去巴黎看到了雨果小說里

之後,媽媽摟著女兒邊走邊不斷啓發她:“巴黎聖母院,咱們親眼見了哦,可以好好寫作文了吧?巴黎聖母院是哥特式建築,你以後若不記得什麼是哥特式建築,就想巴黎聖母院的樣子。它還是一本名著的書名,對不對啊?這本書是誰寫的啊……作文開頭你怎麼寫啊……”

隨著他們走遠,聲音變得斷斷續續,和孩子媽滔滔不絕的興奮相比,孩子懶懶地沉默著。本來是那麼費心教育好孩子的母親,為什麼就不能多給孩子一點空間和時間,讓她用自己的眼睛看巴黎,用自己的語言描述巴黎呢?難道非要千篇一律地寫:“爸爸媽媽帶我去巴黎看到了雨果小說里

的巴黎聖母院,它很美麗,是哥特式建築……這真是一個有意義的暑假啊!”最近,一個熟人在微信朋友圈里曬她8歲女兒寫給她的生日卡:“媽媽,生日快樂!您辛苦了,我長大後要好好孝順您,讓您開豪車、住豪宅,凡是爸爸不能為您做到的,我都為您做到!”的確是個有孝心的孩子,可看到一個8歲的孩子,用這種語言和價值觀來表達祝福,我還是不禁感慨。

比起中國孩子,荷蘭孩子則顯得笨拙和幼稚得多。

先生的表妹過生日,她7歲的兒子給她寫祝福卡片:“媽媽,我愛你,最愛你。你的腿很長,很漂亮。爸爸和我祝你生日快樂!”他還做了12張叫作“幫媽媽禮券”的字條,她要是累了、悶了可以撕下一張,讓兒子或老公做字條上的事。比如:“幫媽媽洗車”“和爸爸一起逗媽媽開心,要讓媽媽笑一個小時”“給媽媽採一束花,插在媽媽床頭”……他有很多字不會寫,是用畫表達的,那麼孩子氣,可是又那麼有愛。

能不能就讓孩子自由放鬆地說“孩子話”呢?不大、不空、不長、不遠,但它會讓你笑,讓你暖,讓你思考,讓你通向那個小小的內心,看到里面最真實的喜怒哀樂。他可以慢一點,也可以笨一點,但他可以按他的節奏和方式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。



最令中國人思鄉的14道菜(中)

腌篤鮮 (Yan Du Xian soup)

悄悄地,春天來了,腌篤鮮的腳步近了。作為長三角地區最受歡迎的家鄉菜,最好吃的腌篤鮮並不在餐廳,而是在媽媽的廚房里。

腌篤鮮是道時令美食,每年初春鮮嫩的竹筍、冬天制備好的鹹肉,加上高湯打底,佐以百葉結小火慢燉,無需鹽和味精,一鍋濃湯洋溢著奇妙的鮮香,這種味道在異國他鄉,實在難尋。

蘭州拉面 (Lanzhou hand-pulled noodles)

在中國蒼茫的大西北,蘭州拉面是最具標誌性的美食。

在半開放式的廚房窗口,能看到拉面師傅爐火純青的功夫。一小塊麵糰在他手中百般揉搓,後復伸拉,最後在案板上“啪”一聲入鍋,端著一碗“一清二白三紅四綠五黃”的面,才感覺到回到了家。

對於不少身在異鄉的

蘭州人而言,這碗麵不僅僅是一頓餐,是蘭州的生活方式,是對蘭州的深厚情感。冬天的清晨,不少食客端著面蹲在店門口,吸哩呼嚕地吃著面,吃飽了覺得熱氣騰騰,干什么都有勁兒,是為蘭州氣質。

冰糖葫蘆 (Sugar-coated haws)

這是北方冬天的標誌性小吃。

冰糖葫蘆林林總總地插在木架子上,鮮艷的紅色山楂裹著透明的糖衣,晶瑩剔透,吃一個在嘴里,酸甜夾雜。

臭豆腐 (Stinky tofu)

煎煮炖烤,臭豆腐怎么做都好吃。

這種“聞起來臭,吃起來香”的臭豆腐是一種發酵豆製品,在湖南、浙江紹興、台灣尤其流行。各地的臭豆腐配方有所不同,但絕對令人欲罷不能。

儘管味道“犀利”,但臭豆腐香脆在外,細嫩在內,蘸著辣椒醬、醬油、香油甚至泡菜,都各有滋味。

老朋友相聚,大家說到我的“出去”“回來”,說起我每年在中國、美國之間來回跑,自然同情的多,說我辛苦的更多,其中一位老朋友突然問:“每次跑來跑去有什麼感覺?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就是一出去就‘沒話’,一回來就‘話多’。”

先說出去“沒話”,還不是到了美國沒話,而是一出境,一過海關,就立即不說話了。從北京出關,候機處還是中國人多,彼此也不說話,身坐著外國人,就算會外語,也不說話。沒人相互詢問,去什麼地方,在國外做什麼事以及掙多少錢。外國人忌諱這種詢問,在國外工作的中國人,也絕對不會告訴你他一年掙多少錢。除了這些,還有什麼話好說呢?結婚了沒有?坐在你旁邊的這位年輕女子是你的女兒嗎?每句話都可能遭一頓臭罵,客氣的沖你翻翻白眼兒,提起箱包遠遠地躲開;多事的,到了美國找律師和你打官司,說你打聽他人隱私。

這犯得著嗎?不過,還是少說為妙。

上了飛機,無論身邊坐著什麼人,也不會交談。有什麼話好說呢,同一班飛機,去的都是一個地方,飛機著陸,各人走各人的,絕對不會有人順路帶你。誰知道你是什麼人啊?而且機場明文規定,任何人不得照看他人行李。一次在洛杉磯候機,一位女士,從相貌看絕對善良,好像有什麼事情,走到我們面前,非常禮貌地對我說:“叔叔,幫個忙,我去辦一件小事,請您照看一下我的行李好嗎?”

我正要表示可以幫忙的時候,不料兒子卻搶先說:“對不起,您還是自己拉著箱子辦事去吧。”

何以如此無情無義?待那位女士快快地走開之後,兒子小聲地對我說:“照看他人物品,是要負責任的。”

“咱能把它看丟了嗎?”我不解地問著。
“不是沒出過問題,恐怖行爲、販毒事件,許多都是在委託行李里發現的。”
“你看她像個壞人嗎?”我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。



“有話”和“沒話”

“分辨好人壞人是法律的事。”

真是的,有了法律,人情也就派不上用場了。這就是走出國門沒話說的原因。是啊,面對任何人都

不敢相信的現實,還有什麼話好說呢?回來就絕對不一樣了,只要一進海關,看見誰都想說話,在國外住在哪兒?現在要去哪兒?有人來接嗎?原來做什麼工作?每月掙多少錢?去國外找什麼人?家裏還有誰?孫子多大了?在哪個學校讀書?功課怎麼樣……比查戶口的問得還仔細。

如果遇到同鄉,那就更熱鬧了。單位的大門朝哪邊開?多少路公共汽車經過那里,你們那里曾出過一件大事,你知道嗎?聊得再投機,有個人你認識嗎?他現在怎麼樣?他後來的事情搞清楚了嗎,從過了海關,一路走一路說,越說越近乎。分手的時候留個電話,好了,打招呼喝酒的日子不遠了。

一點也不誇張,我去年回來,從天津進關,一位中年女子追上我和老伴說:“哎呀,在飛機上我就注意到你們老兩口,是轉機的吧?我也是從洛杉磯上的飛機。”

好了,拉起家常來了,在美國住在什麼地方,聽說洛杉磯有一個什麼地方,那地方的中國人可有錢了,都是路子不正。於是道聽途說,故事就說起來了。

咱們都是規矩家庭,孩子都是出去求學的,讀博士吧,幾個?工作稱心嗎?美國人的錢可不好掙,累死了……沒完沒了,一直走到大門口,看著接人的汽車來了,還真留下了電話。

進了國門,見了誰都想說話,沒忌諱。問工作、問年齡、問家庭成員,沒人會去法院告你;拉著行李,請身邊的人去小店代買一包方便麵,都不怕他回來交給你一包毒品。在中國,分辨好人壞人,是自己的事。看著不像壞人,你就儘管相信這個人;看著這個人不像好人,你就躲他遠點;看錯了,誰讓你相信他的?還是你的責任。

這就是親情,就是熱土,就是家園,這種情感不是裝出來的,更不是強迫出來的。人盡此理,物盡此格,信哉,斯言也。

那個冬夜,我觀看了賴聲川導演的話劇《寶島一村》。在觀看的過程中,我流了5次淚。之所以深有感觸,是因為這部話劇講述了台灣老兵的故事,而我的爺爺在1949年去了台灣,1999年在台灣去世。他在台灣生活了50年,期間沒有回過一次大陸。他本來是有機會回來看看的,後來他放棄了,給我們寄來了一封信說明原因。這封信是我們家裡的寶貝,父親把它放在櫃子的最底層。從劇院回到家,已是深夜,但我沒有絲毫睡意。我取出這封信,在心里默念著:

那一年的夏天,我離開大陸,坐船來到台灣。我心里並不知道,那一次的離開,竟帶來這麼多的辛苦。早知道是這樣,我有可能做個逃兵,或者找個地方躲起來。事情已經發生,一切已經成爲過去,說一些假設的話無非爲了尋求安慰。身爲軍人,我幾乎沒有選擇的機會,國家在打仗,百姓顛沛流離,國運決定著家運。

來到台灣後,我們這些老兵,心里曾有幻想,以爲過不了多久,我們會重新踏上故鄉的土地。我們連隊的廚師,是無錫人,背著二胡來到台灣,時常坐在那兒拉曲子,曲調好像從沒有變過。他告訴我們,這首曲子是《二泉映月》,是他的同鄉瞎子阿炳創作的,他見過阿炳,還給他買過一瓶酒。

《二泉映月》是思鄉曲,曲子里有我們思念的人。這首曲子,聽得人淚眼婆娑。我們看著月亮,想象著我們的親人也在看著月亮,這樣的時

台灣老兵的兩個故鄉

刻和氛圍,讓我們感覺到台灣距離家鄉只隔著一個海峽,並不太遙遠——但這是一次又一次的幻覺,清醒之後人會更加頹廢,也不會再輕易幻想什麼了。

後來,二胡的琴絃,開始變得嘶嘶啦啦。一天深夜,這位無錫老兵喝醉後把二胡摔斷扔進了叢林,他說他對這首曲子麻木了,這首曲子已經不能讓他心懷鄉情了。我其實也麻木了,甚至絕望了,我們心照不宣,知道此生很可能回不去了。

再後來,我們各自在台灣結了婚,有了新的家庭、新的子孫,我讓自己儘可能忘掉自己——是忘掉我自己,而不是你們——設法去愛他們,愛和上新的生活。我覺得我盡力做到了,過去的那個我並沒有越來越遠,只是變了模樣。這幾年,我



的那些戰友都老了,他們中的很多人去過大陸,有的人親口對我說過,希望死後能葉落歸根。可是我没有這樣的想法。

我現在80多歲了,身體看上去還行,但隨時都有可能被老天爺帶走。我在戰場上殺過人,卻沒有在戰爭中死去,所以也沒有爲多活這么多年而感到了不起。我曾想過回大陸看看你們,但我非常擔心,回到家鄉,見到你們,老天爺會讓我一病不起,會讓我死在大陸,而我將再也無法回到台灣,再也見不到我在台灣的子孫了。我也想過,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大陸,會不會想聽《二泉映月》呢?可能吧,或許到那個時候,《二泉映月》里的泉水和月亮,會在我心里變成台灣的泉水和月亮,我會深深思念那座島嶼——我的第二故鄉。我已經

蔣一談

飽受過一次別離的滋味,那次別離,讓我整整唏噓哀嘆了50年,所以我不想再經歷一次別離,一次已經足夠。我非常害怕老天爺懲罰我。

人活一世,貴在有自知之明。我不想再經歷一次別離,而台灣是我的葉落歸根處,這是我自己的遺願,我也請你們別來台灣看我,再次見面意味著再次別離,何必呢?但願我死後,靈魂還有氣力漂過不算寬闊的台灣海峽。我知道,《二泉映月》里的二泉,是人的雙眼,淚眼映照月光,月亮垂憐著中國人,默默留下無奈的眼淚。請原諒我。

我的眼淚默默流了下來。我的奶奶,在我爺爺去世兩年後,離開了我們,她“守寡”幾十年,此生非常辛苦。每次從電視上看見台灣老兵回大陸探親,她都會激動得睡不着覺,她至死都不知道爺爺寄來的這封信。我父親這樣安慰她:“我們託人去台灣找瞭,如果爸爸活著,他一定會回來看看我們的。”我父親原諒了我的爺爺,他沒有辦法不原諒,他只是深感遺憾,而這份遺憾又會伴隨他終老。

我沒見過我的爺爺,在我的生命里,他是缺席的,其實在他的生命里,我也是缺席的。“人有悲歡離合,月有陰晴圓缺”,一曲《二泉映月》又能慰藉多少人的情感?我不知道……我把信放在桌上,走到窗前,窗外有月,可是灰濛濛的,一陣寒風在衞衞里卷起大片塵煙,月亮在瞬間完全消失了。